

校园故事会

豹子哈奇

BAO ZI HA QI

李 迪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豹子哈奇

李迪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责任编辑 达应麟
美术编辑 倪基民
技术编辑 杨林炳

豹子哈奇

李迪著

朱维明插图 简毅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政编码2000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宜兴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3.625 字数53,000

1983年10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3次印刷

印数38,201—57,200

ISBN 7-5324-0159-6/I·57(儿) 定价: 3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哈奇，是一头小豹的名字。在母豹与一头野猪的搏斗中死去以后，它被倭尼族少年果哈收养。

在果哈一家的精心养护下，哈奇一天天长大，并且跟周围的人们和奶它的母羊成了好朋友，自由自在的生活着。然而，它在寨子里也常引起一点麻烦，发生一点误会。为了邻里关系，果哈的父亲被迫把它带进大森林，企图让它回到大自然中去。但是，哈奇是一头有感情的豹，在不见了主人之后，它千方百计、历尽艰险，又回到了果哈的身旁。谁知，不幸的事情又接连发生了……

亲爱的读者，你一定很关心哈奇的命运到底会怎样吧？那么，就请你看书吧——书中向你作了详细描述。



上 篇 豹 子 一 家

摩塔古森林里究竟有多少草呢？十二岁的小果哈扬起椰果似的圆脸蛋问阿达^①，阿达直起腰，拉了拉滑下肩头的长筒猎枪的背带，笑着摇摇头说：“就象布谷鸟身上的羽毛，谁也数不清噢！”

可不，阿达的话一点也不夸张。你看，那站在团花树下的青头草，就象一个个头戴淡青色小帽的娃

^① 阿达：傣尼语，爸爸。傣尼是生活在云南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，属哈尼族。

娃，手拉着手，团团围住了生长速度快得出奇的团花树；而那生长在爪哇木棉树下的头大根粗的老人蕈，一个个身穿黑衣，弓腰驼背的，真象一群小老头在欣赏那满树的红花；闻着香、吃着香、摸一摸连手指都会香的香蕈，故意躲在大榕树那象竹篱笆一样高的板状根后面，跟果哈捉迷藏；看上去显得那么憨厚朴实的莽巴巴蕈，打开褐色的大伞站在草丛里一声不响；而骄傲的鸡棕蕈，就象一只出色的大公鸡，伸长了脖子四处张望，生怕果哈看不到它，生怕果哈不知道它的味道跟鸡肉一样鲜美；还有见手青、奶浆蕈、鹿子头、松毛蕈……这么多的蕈，一窝窝，一丛丛，星星似的撒满了一树林。果哈和阿达在树林里钻了不多时，就各自采了小半背篓。

果哈高兴得又蹦又跳地跟着阿达往前走，缀在小黑布衫上的两排银质圆扣丁丁当当地互相碰响着：“阿达，咱们采好多好多的蕈，等阿妈放羊回家，准会笑得合不上嘴！”没等阿达回答，他忽然歪着头，朝老林深处谛听了一会，睁大眼睛惊奇地问道：“阿达，你快听，那边有人在喊呢！‘来哟——！来哟——！’是出事了吗？”

阿达笑起来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又浓又黑的眉毛象一双鹰翅在上下扇动：“噤噤噤！尖耳朵的小狸猫，

那不是人在喊，是摩塔古森林在喊啊！”

“摩塔古森林在喊？”

“可不。南腊山那边起了大风，吹动了摩塔古森林。咱们在这边远远听着，就象有人在喊叫呢……”

阿达的话音还没落，突然间，扑啦啦！扑啦啦！一群丽丽鸟尖叫着，惊慌地擦着树梢从阿达和果哈的头上飞过，紧跟着，从那银背藤和苹婆树组成的绿色大网里，一先一后撞出两只长脖颈、细脚杆的马鹿，它们迎面碰上了果哈父子俩，愣了片刻，黑葡萄似的亮眼一闪，又折过身沿着另一条鸡肠兽道噤里啪啦地钻进了浓密的树丛。

几声含混不清的吼叫，从前方不太远的老林里传来，震得地皮都有些发颤了。

果哈一把攥住阿达粗壮多筋的大手：“阿达，阿达，这又是什么在叫呢？”

“这是野物在干仗！”阿达那紫黑紫黑的宽脸膛上的皱纹，忽然变得很深很深，“走，快瞅瞅去！”说着，他一手勒住肩头上的猎枪带，一手拽住果哈的胳膊，“咱们放枪把它们轰开。好好过着日子，干什么仗呢？”

等阿达拉着果哈，费力地钻过密密的树丛和藤葛寻声赶到的时候，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已告结束：

在暮色的笼罩下，被踩得东倒西歪、断枝折茎的草地上，横躺着一只足有三百斤重的大野猪。这是一只大公猪，它浑身是血，背脊和肚皮被撕烂了，脖颈上裂着一道大口子，象张开了嘴似的，咕嘟嘟直往外冒血；那血，染红了好大一片草地。大公猪已经伸脚死了，可它那四根钢刀般的大獠牙，还不屈地高昂着。在离大公猪不到十步远的地方，倒伏着一只母豹，它那斑斓的皮毛被血染得黑一块、紫一块的。它的身子底下流出了一滩肠子，血红血红的。不用说，它是被野猪的獠牙划开了肚皮。看样子，豹子刚刚断气——它的一条后腿还在有一下、没一下地抽动着。

一场激烈的厮打，使交战的双方都付出了最大的代价。可是，是什么难解的冤仇，让这两个摩塔古森林里的强者如此以死相拼呢？

“我们来晚罗！”阿达惨然地说。

果哈呆呆地愣在那里。他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个动物之间互相残杀的血腥场面。他的心，不由得冬冬冬地紧跳着。

老林里吹过凉飕飕的风，树叶缓缓地摇动着，发出轻轻的声响，象是在为两只倒下的猛兽唱着哀歌。

果哈摇着阿达的手问：“阿达，它们干吗要干仗

呢？干吗要死呢？”

“唉，是啊，干吗呢？”阿达长长地叹了口气。他的目光慢慢地从豹子身上移开，透过老林的繁枝密叶，朝远处那连绵起伏的南腊山望去。

昔日一望无际的莽莽苍苍的南腊山，如今象生了疮的脑瓜，出现了一块块光秃秃地裸露着土壤的“伤疤”。这是盲目毁林开荒的人们在山上留下的印记：他们把大好的森林成片成片地砍倒，放一把大火烧上几天几夜，然后在那布满灰烬的土地上种上庄稼，栽上一些叫不出名字来的什么经济作物。不知有多少依靠森林生活的动物，就这样无缘无故地在弥天的烟火中丧了生……唉，这些毁林开荒的人们，都干了些什么傻事哟，他们迟早要受到大自然的报应……

阿达的目光又慢慢地从南腊山移回到躺在血泊中的豹子身上：“由于人们到处毁林开荒，森林已经越来越少了。这本来就威胁了你们的生存，可你们之间为什么还要互相残杀呢？”阿达说着，蹲下来抚摸着豹子的皮毛，“多么好的一头豹子啊，就象一颗闪光的宝石。可惜罗——”

听阿达这么念叨，果哈不由得盯住那豹子使劲儿看。忽然，他惊叫起来：“阿达，阿达，豹子没有死，

它还睁着眼睛呢！”

阿达伸出大手，在豹子的鼻前试了试，摇着头说：“它死了。”

“它死了为什么还不闭上眼睛呢？”果哈盯住阿达追问。他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他想知道的事情也太多了！

“竹子死了要开花，老象死了要藏牙，豹子死了还不闭眼，说明它有心事啊！”

豹子有心事？有什么心事呢？它那么直直地向前伸着脖子，大大地睁着双眼，它在看什么？它想看看什么呢？

很快，问题有了答案：果哈顺着豹子眼睛盯着的方向找去，在离豹子头不足三步远的一蓬深草里，发现了一只小猫。

“哎呀，小猫，小猫！这儿有一只小猫！”

听见果哈的惊叫，阿达走过来，轻轻地把小猫抱起来一瞧，咧嘴地笑了，笑得又甜蜜又亲切：“这哪儿是小猫啊，这是一只小豹子！”

“啊？小豹子？”果哈睁大眼睛再仔细一看，啊呀，可不嘛，真是一只小豹子——一身金黄金黄的绒毛，摸上去潮呼呼的，两只尖尖的小耳朵，软软地贴在脑瓜上。它刚刚出生不久，四只小爪紧缩着，两只

小眼紧闭着。可是，你说好玩不，粉红粉红的小嘴巴两边，已经长了三四根挺长的胡子呢！这小模样，真是让人又可爱，又可怜。

“噢，我就说呢，无风树不摇，象这样三百斤以上的大公猪，连老虎碰见了都要躲着它走呢，这只豹子为什么要和它干仗呢！现在，事情找到了根由。”阿达对果哈说，“跟野猪干仗的豹子，就是这只小豹子的妈妈。也许它正蹲在草里给小豹子喂奶呢，野猪闯过来了。豹子妈妈以为它是来欺负孩子的，就冲上去跟野猪打了起来。要知道，为了保护孩子，做妈妈的从来不把自己的性命放在心上。可那老公猪也不好惹啊，两下里就拼死干了起来。结果，豹子打败了野猪，可自己的肚皮也被挑开了。它忍着伤痛，回过头来寻找自己的孩子，才走出几步，就躺倒了。它心里牵挂着孩子，所以，倒地的时候头就一直冲着孩子，那使劲睁开的双眼，是要最后看一看它的孩子呀！”

“多可怜的豹子妈妈啊！”果哈难过地瞅瞅躺在地上的母豹，又抬眼瞅瞅捧在阿达手里的小豹子，忽然，一个问题涌上他的心头：“阿达，小豹子没有妈妈了，它还怎么活呢？”

“是啊，离了根的草叶要枯黄；小豹子难活罗！”

“阿达，咱们救救它，把它抱回家去养吧！”

“嗯——”阿达点点头，“我也正这么想呢。这也是一条命啊，不能眼睁睁看着它饿死啊！”说着，阿达提高了嗓音：“咱们把它养起来，就当它是一只小猫吧！”

这时候，小豹子嗷地叫了一声，投了赞成票。那叫声，还真象一只小猫呢。

“可是，”果哈忽然想起豹的凶悍，担心地说，“它到底不是猫呀，它要是咬人呢？”

“傻孩子，豹子这么小，怎么会咬人呢！”

“那长大了呢？”

“它和咱们一块儿生活，兴许长大了也不会咬的。再说，你也听说过，豹也是珍贵的动物，咱们把这只小豹养活了，也是对国家的贡献呀！”

听了阿达的话，果哈高兴了。他急忙伸出小手叫道：“阿达，让我来抱它吧！”

阿达小心翼翼地把小豹子递给果哈：“当心点啊，别闪着它了。”

果哈抚摸着小豹子潮呼呼的绒毛：“哎呀，小豹子真好玩。阿达，咱们给小豹子起个名吧。”

“还要起名吗？”

“怎么不要起名呢？往后，它跟咱们就是一家子



了。咱们都有名字，它也应该有个名字呀！”

“啊，对，对。摩塔古森林里树多得象牛毛，草多得象露水，可每种树每种草都有它们自己的名儿。咱们应该给小豹子起个名儿。嗯……”阿达笑咪咪地瞅着小豹子，想了好一阵儿，这才说，“果哈，原来咱们家里数你最小了，现在又添了小豹子，按照咱们倭尼人起名字的规矩^①，小豹子的名字应该咬着你叫才对。我看，就照你刚才的话，叫它哈奇！”

“哈奇？”果哈眨眨眼睛，“就是一家子的意思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对，在咱们倭尼话里，‘奇’这个字就是一家的意思。”

“这个名字太好了！”果哈高兴地叫着，又把嘴唇贴在小豹子那软软的耳朵上，轻声细语地说，“小豹子，以后我们就叫你哈奇了，好吗？你要是喜欢这个名字，就叫一声吧。”

说来也有趣，小豹子这时正好叫了一声。叫完了，还伸出小爪，在果哈的鼻尖上抓了一下。果哈一见小豹子还真听话，鼻子又被抓得痒痒的，高兴得把

① 在一个家族里，倭尼人起名字的规矩是互相连接的，排在前面的人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（或两个字），就是后面的人的名字开头的字。

它抱得更紧了。

父子俩一面说笑着，一面往回走。

他们哪儿知道，在那密密的树丛里，有一双灯似的亮眼，正紧紧地盯住他们，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们呢！

这，就是小豹子的爸爸——老豹子。

二

老豹子带着自己的一家——妻子和刚刚出世的小豹子，是从南腊山的老林里逃过来的。

本来，顶着黄花的小嫩瓜正需要躲在瓜叶下；坐月子的妻子和连眼睛还没睁开的孩子，正需要在一个很安静、很温暖的地方好好休养。可是，它们在南腊山上理想的家——一个背风的、四周长满灌木的岩洞，被毁林开荒的人们打破了原有的宁静，烧林的大火制造出来的阵阵浓烟，也时不时地钻进洞里。人们一天天地逼近了岩洞，老豹子再怎么叹气，再怎么难舍也不行了。为了一家能活下去，老豹子只好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，带着妻子和孩子告别了好不容易才建造起来的家，下了南腊山，钻进茫无边际的摩塔古森林，重新寻找一个远离人烟，而又便于觅

食、饮水和躲避恶劣气候的安静的地方。

一路上，老豹子和妻子轮流叼着孩子走。越走，离它们曾经频繁活动的南腊山区域越远，而出现在面前的密林和沟箐，却越来越陌生。经验丰富的老豹子知道，在这片陌生的树林里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，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活动领域，为了对手之间互相躲避，或是为了给自己家族的成员交换情报、传递消息，各种各样的动物都要在树林中选择不同的地点，用不同的方式留下自己的标记：狼通常是在倒木或较为奇特的树桩、草棍上撒一泡尿，说明自己的到来和向亲属报告自己的身体近况；犀牛则在它通过的路旁留下一大堆粪便，表示对这条雨道的占有；而野牛和黑熊，又喜欢在自己选定的树上磨蹭磨蹭身子，使这些树上沾上它们自己的气味……为了不在这陌生的地方误入对手的领域而与它们突然遭遇，也为了选择一个相对宁静的地区安家落户，老豹子一直走在前面，机警地利用自己敏锐的嗅觉，仔细闻着密林中表示标记的各种不同气味。一闻到新鲜的气味，它就立刻停下脚步，向妻子发出危险的信号，然后另选一条道儿走；闻到不太新鲜的气味，它就带着妻子小心翼翼地前进；而闻到较陈旧的气味时，它就放心大胆地带着妻子继续朝前走——气味

陈旧，说明对方已经好久不来此地了。

当豹子夫妇走过一片树木较稀少的林子，钻进一蓬深草时，饥饿和疲惫又一次向它们展开猛烈的进攻；小豹子也饿得尖声直叫。老豹子在侦察了四周没有什么特别的气味之后，决定停下来歇一歇脚。它让妻子先给孩子喂奶，自己抖擻抖擻脖颈上漂亮的长毛，打起精神，去密林里寻找食物。临走时，它吻了吻妻子的鼻尖，告诉它耐心等着，自己一会儿就回来。可是，当它钻进密林里的时候，突然闻到了大公猪的气味。那气味是从一棵野枇杷树的根部传来的，新鲜得刺鼻。这气味告诉老豹子，附近是野猪活动的领域，而老豹子知道，性情凶猛又好拼命的野猪，干起仗来是比老虎和黑熊还要厉害的。老豹子十分担心妻子和孩子的安全，急忙掉头往回赶。

可是，晚了。当老豹子赶回草丛的时候，妻子倒下了，孩子失踪了，好端端的一家已经不存在了！

老豹子悲哀地呜咽着，走上前去，用舌头一点一点地舔净妻子身上的泥土和血迹。舔着，舔着，强忍在眼眶里的热泪不由自主地吧嗒吧嗒地掉下来。妻子曾经有过一身多么美丽的皮毛啊！现在，这美丽的皮毛已经失去了动人的光泽，漂亮的斑纹也被泥土和血污糊住。老豹子清楚地记得，有一次，年轻